



恥菴集

亨

書

16
2340
2

書



和 10
號 2340
卷 4-2

恥菴集卷之三目錄

書

與朴和叔



恥菴集

卷三

目錄

一

焉蓋在年前聞兄有意於此當時不敢以為非者以其書果多踈畧使後人不能無遺憾也然意謂此書初經牛溪先生之手定則其於句字之或舛者排攢之或亂者前後之或倒者不可不改而又求詩文之散逸者依別集續集之例附刊正集則庶乎可矣向閱寄示詩集則乃不出於此其與正集本領一切離析顛倒文雖不得見以此推之則可知其皆然矣然則別為後人之所編無復見夫先輩纂集之意之濂於此不能無惑亦慮兄之不甚思惟也夫此書曾經牛溪之手雖未詳其終始

勘定與否而亦不可謂不出於此其從違去就之間未必非先生之斟酌則當時曲折微意有未可知者雖於纂輯之凡例考校之疏密不能無可論者今若因此盡改舊本毀泯前輩之所定而無所顧忌則其流風餘弊傳於後學幾何不為王氏之變亂古經乎且此書來歷灼然可見當時與栗谷同心同德之友惟牛溪在焉纂定遺稿宜不屬之他人且牛溪不得辭焉已自言之以及栗谷門人無論趙朴諸人如沙溪栗谷之嫡傳其於行述亦所盡心獨於文集之傳全不與論一任後人胡亂

竄入而莫之禁乎此必無之理也至如慎齋亦嘗
證定年譜而正集則未之改焉亦可見也昔朱子
與張南軒爭二程書中當改處也至推測明道氣
像以斷其不然况此源流不迷皆有考據因仍傳
襲以至屢世者乎今乃謂輾轉訛謬又不知竟出
於何人則無亦近於誣乎且舉朱夫子與劉張論
胡本書又不著題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
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若不裁度事之本根而混
施之則何往而不濟其說也蓋夫子所以引此只
爲劉張之見以曾經胡氏之手而不欲改其一字

訛舛故云然朱子之言曰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則
卽依文定本爲正又曰此乃文字間舛誤與本原
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據
此觀之其書若是文定所輯則不爲遽自變易其
理必然矣然其所當改者在於文字間如兄所謂
如有關於先正斯文之重則固不以微細而忽之
者有所不當改者在於本原節目如朱子之說者
也今乃改其不當改者則與朱子之說自相矛盾
何嘗有以出於牛溪之手而使兄一切從古不可
更有證正如劉張論胡本者乎若因此而拒之真

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夫聖賢傳道之言約以言之一言足矣至于後世述作漸廣則俱收並載以傳後可也何莫非道之所在也然若論精粗本末之分其卓然昭揭大道之要可傳於萬世而不惑者亦不多得先生本集中其有關於萬世之業而闕而不錄乖舛錯落不成倫理者果何書耶設或有之已載者則不害其爲正其訛謬其未載者則纂爲續集以別之亦無不可至於詩集亦然蓋以道學之傳不以正續而加損也今若必須并將新舊詩文一齊更定然後方無病於萬世之

業則尤非所敢聞也抑先生道德事業昭著當時載在國乘則固不專待此書而傳此書之傳其宏綱大義又不係乎凡例之得失况殘篇墜簡俱載續別駢麗相傳則顧何病於萬世之大業哉大抵非謂元集終無罅漏又非謂證正之爲不善也第以因疎畧之小節盡改先賢之所輯爲不可也所補無幾而爲害滋大其於輕重取舍不難見矣且喻以前却之論由於未能詳考其書之致曾於此書未能研索精細則此果然矣竊謂正使循環對校從頭至尾不錯一字其大體所關不過如此也

嘗稽自古以來經傳注疏諸家述作其不滿意者何限或正其謬誤論其是非固有之矣其於元本何嘗有竄改者乎請以一事明之凡古今校讎書本之法其於誤字雖不啻明白必兩存元字與改字以爲傳疑者豈以一字改易爲難也蓋不欲輕開變易之弊其慮之也深矣一字一句尙然況於先賢已定之書乎哉二程遺書諸本散出初無統一故朱子序次其書而篇目則皆因其舊至若暢潛道錄後來明知多非先生語而故附于其後夫以朱子之力量果有去就豈不見信於後世猶且

慎重於疑信之間者如此况後人乎乃能創開無前之例其果厭服乎人心而不啓無窮之弊乎尤丈之意子仁之言未詳其曲折矣夫尤丈明大義攘夷狄植綱常扶世道者則雖聖賢復出不可改也若如此等處則亦不敢知必然固難曲意徇從雖尤丈之於沙溪子仁之於牛溪其私淑之切尊信之篤有別於他人其義理之中天然自在而不易者固不係乎此惟相講究義理之如何則可矣以契親師生之義異於侘人而引重則猶不得其平也見教三隅反者誠荷開譬之勤也愚雖不敏

久忝從遊之後亦豈全無觀善而相感者乎然以近事言之朱子所謂自主張者迨若近之茲未免爲兄憂之而效此也幸兄亟改前見甚善甚善夫惟自主張之病不能虛心受善以求義理之安馴致勇於作爲務遂一己之私以之聽言則雖公而難察以之制事則先入者爲主觸事滋長爲害不細只是此事之本末輕重元非難知而以兄之博洽平恕尙且回互掩遮一切逆拒爲可恠也無乃所謂自主張者以爲根本而然耶樂聞過勇遷善是有望於老兄者操謙約守本分豈非老兄之所

蓄乎不意任此難任底勇往直前不顧人之是非如此殊失所望願兄亦自以三隅反也夫喜事好勝固不在揚眉吐氣大其聲色雖從容燕笑之間而立心措意出於主張則何莫非喜事好勝也劉張之難改故本者猶是出於尊師之道而以其主意之偏朱子責之甚切若朱子復出吾恐辨破之嚴不止於此也世衰道微正學不明私意橫流義理之正公私之分無與相講者惟有望於老兄與子仁不啻如飢渴之在躬而其見事不該如此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非爲一事之失而已第見兄

耶菴集 卷三
曾亦詢薨而其時未盡底蘊及至費力成緒而後
乃進苦口是則甚愧鈍滯之見事遲也宜乎係著
於已積之功而難入其一朝之言也然只是肚裏
克去已私公聽並觀一裁以義理則雖已刊之板
當不吝其旋破况此猶未脫藁則裕有改圖者乎
然自主張者猶有查滓不去則終無脫然中輟之
理但恐元本在處猶多固難戶喻而逐一正之則
雖或破裂於一時亦不無後人之公議也嘗歎世
之學者喜以文辭說話相尙相壓好惡易生於從
違之間不知古人所謂中正之學正大之心爲何

事其陋甚矣然風聲習氣漸至波蕩滔滔之弊非
一葦可杭則如陋劣者只可閉戶齟舌不復言矣
然今乃正言於衆論既定之書而不知止者不敢
以俗學之陋擬之也惟察其忠告而恕其狂妄可
也尤丈切欲書稟其故而從前所言多未反復今
難更聒子仁尊兄又不別狀以此呈似消詳或不
中理却望指教俾使洗濯舊見也之濂無所肖似
蒙老兄提掖多所開發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
外於高明敢此控瀝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與朴和叔

癸丑

春氣漸暄伏惟兄調候冲相仰倅區區弟病近來畧有安意第因火邪入春轉盛欲試小柴胡才服數貼便成寒厥有頃刻難支之勢急服蔘湯小得鎮定而元氣虛損未易自振悶歎奈何茲以準擬進拜而難於出脚尤可恨也冠子之禮似於來月間行之教意謹悉但以鄙意禮謂總功自如豈至以借吉爲嫌乎事非不可前日所以辭於韓生者不必爲拘未知尊意以爲如何第此間事定至廢而不行更乞加意稟集事當初鄙論至入思量舉而廣詢想必容有改爲裁定是則深服高明虛已察邇之盛第此狂率之言

追而思之甚覺間有過當處此乃弟元來病根知而難醫亦可占其爲學之疎令人愧懼兄之延計似未便宜槩聞延之俗習不好甚於他郡况不爲久計豈必就此但於松都與弟團會過了今夏則亦非小幸如何如何力疾口呼只此不宣

答朴和叔

秋思攪人傾溯尤切續奉兄書蘇慰不可量意兄已得搬到坡庄今審尙爾濡滯可歎第聞雖有除命而本府無官員時未下諭云未前雖還止坡山抑何甚妨歟尤丈之意亦如此望須商量而去就之弟連

取菴集 卷三
有病故昨始往拜尤丈作信宿之歎近事所可論者
幾盡消詳令人心胸開豁鄙吝消落幸甚幸甚兄家
立後事朱子之告宋公取姓親爲後者決是立爲正
嫡而侍養奉祀旣無援據又非國典則不可因循苟
然明矣蓋於名分之際最宜速正也從前非不知兄
之至誠又非以爲不可只是昏蔽未祛未卽釋然於
高明之識愧悚無已別紙所示固已欽仰先德不在
常人之下况此論議精當無可議者稟議尤丈亦以
爲然而但大受諸人相繼遭黜姑無商確之望然受
台似出往東郊以過遷 陵之日若得相逢當持以

示之也閱家喪服事不意生疣不勝駭歎始覺兄之
先見不啻三十里間也適會尤丈上來時抗疏辨明
或可救了一半而亦未知出場終如何也兄亦辭職
中自列耶如到坡山相報雖病當圖一會所欲言者
不止此適苦頭暈不能究惟在默領

答朴和叔

伏惟卽日兄寓中氣履冲迪瞻僣倍切寄示厦卿與
諸益書謹已究悉而於鄙意竊謂無事乎此矣夫人
有善惡自古皆然而士直道而行無所回互故毀譽
之來固所難免也故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不善者惡之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讒毀之來
聖賢所不免也况其下者乎由此言之厦卿之受謫
何足恠乎然則渠不幸荐遭禍故至此之極其於急
遽凶變之際或不能無未盡善者以此友之賢豈有
如讒者之說哉朋友惟當以所聞相勉則可矣至於
轉輾叩問有若疑惑使渠不得已作此文字辨陳本
末則馴致取困已極而足以中譖者之計恐非敬信
士友杜絕譖愬之道矣昔顏稽大不理口而孟子以
爲無傷而因舉孔子文王事告之以自盡之道何嘗
有問詰其受謫之由如今日者哉記曰聞流言不信

流言之來何足一一介意乎是則諸友之責也然厦
卿之自處亦有所未至者夫自修無辨非處謫之道
乎是以毀謫之來苟不至於萬不得已則何必苟然
費辭與讒者之口有若對較其是非虛實哉彼橫逆
之至固不足道士友之言亦不必多辨何者若我自
反實有受讒之苗脉而朋友疑之則加省克治使無
毫髮之留若我無實而朋友疑之則亦自反忠信之
道益勉其所不足若我忠信而朋友猶疑則是朋友
之責也何與於我哉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故有終
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吾恐厦卿之所憂不在於此

取善集 卷三
吾黨之爲厦卿憂者亦不在此也不審渠以爲如何也
也以弟觀之厦卿爲學頗有駁雜氣味蓋其久攻作者之文用力不專志氣外馳心不得其養義有所未精反爲習氣之所使文字之所役而不自覺察故其爲立說抑揚太多見其不中於理而至若發於辭氣之間者時有未免於揚眉奮袂拍頭叫喚之習是豈從容氣象中正法門耶夫爲學一以聖賢爲法而有得焉則日用之間莫非道之流行而各有準則動靜語默容非道乎夫人心易危義理難明故苟不嚴於義理賓主之分而小或出入則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戒哉此則嘗欲爲厦卿相規而未能者也然聞德慧術知恒存乎痲疾貧賤憂戚正所以玉成吾知厦卿屢經喪慘其毀傷苦毒已極可慮而所以動心忍性勉進德業必有異於前日者其必有以致一乎敬義之方反已而適道也不難矣此正有望於厦卿者也然以弟而言此誠有不可逮之恥而顧癘狀索居之久恒懼不能自振因此敢效先施所求之義亦有感於尊兄攻過補仁之教也幸兄轉示此紙且加忠告深所望也不宣

與朴和叔

甲寅

昨拜復書披慰何量卽日向暄伏惟動止超茂瞻僚
倍切曾因兒輩聞兄將有海庄之計今果決意否示
諭厦卿之責我真可謂知我者矣况得兄之勉戒則
尤以爲幸然向非弟發言相規何以得此哉尤覺講
論之警益有如此也顧尸居餘氣形神相離言未盡
意行與心違人之來見者莫不唾鄙而去只是數三
朋友不欲棄捐尙欲施規戒之力感哉良深所教在
厦卿非受規之道者恐或未然我乃責渠故渠亦責
我其意未必不出於忠厚抑何妨也竊聞夫子曰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惟此癘伏筋骸廢墜未能約禮

情性損弊未能存道如是而言之誠知其可愧然而
跛者不忘行盲者不念視人之情也謂已未盡實踐
而并與講論而廢之則尤無以明善而自強於分寸
之進矣如何如何抑固知稟質輕浮樞機不密而然
未見未嘗強言旣見不敢不盡亦非務爲矯激之行
過高之言也只是愚戇之性未易矯揉率易之言短
於裁損以此盡已忠告而不能見信要說平易者反
爲太高每深自痛察而未得艾治之力不審兄何以
砭藥耶因此畧及病源意非偶爾惟兄加意而實攻
之勤也

答朴和叔

昨日兄教意下畧會而忽忽未暇思量歸來始思之中庸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聖賢在下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何也此必有不得已者而非聖賢地位未易及此則後學何可易論也哉故後學雖俱學聖賢而若不闕疑闕殆便有所妨如程子豈不是大賢哉奪宗一節非無明文而朱子以爲不可知則今謂之程子所行而便自行之乎然則朱子所定家禮雖有不從宋制者此則亦不敢知者况家禮爲未定之書其間有未能盡爲定論者哉夫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聖人在上猶病博施如千古聖賢其道未嘗不同所入所就亦各不齊况自賢人以下所行所論固未免有出入偏正初晚淺深之分有不能盡爲究極而歸一者而力量時勢又各有不同者乎惟其義理之明白則雖無契驗而當行至若常變順逆之極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自非聖人力量難以達權者則若非灼有定論爲世法式雖有先儒言行之可考者決難行去况無明文以義推之者乎寧不若循常襲舊之爲免於大過也延平先生論春秋曰非到聖人灑然處安得無疑亦可以喻此也夫天地

取菴集 卷三
之義理無窮古今之論著亦多故是非互生可否相奪若不裁之以義理之本而掇拾文句之末引類牽朋比而同之其不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者幾希如此則天下之義理紛紜叅錯終無可定之日矣蓋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爲不易之常經聖賢在下而猶有議禮制度考文者爲時措之義足以達權其不可易論明矣故夫子有多聞見闕疑殆之文子思有生今反古之戒孟子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教其旨深且切矣學者所法在此而已不審兄以爲如何

與朴和叔

不審近日兄氣體安迪否奉僚區區弟身病近則畧有安意而兒子之病日漸危厲未有可濟之望憂煎之私何可言也時報近復如何尤丈退歸有所聞耶兒子來傳成生文憲過兄言李疏所聞不虛令人驚駭無比此人之無復可望十餘年來已熟諳矣不意猖獗乃至於此也幸更勉履卿於慎交遊復加意也兄之過夏勢已如此爲之奈何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憂阨之來正是玉成無疑之處更思疑焉已進之地益勉進焉不能無望於高明耳如何如何眩憤不宣

取齋集 卷三

李疏乃后平
攻尤齋疏

與朴和叔

伏惟卽日尊候萬福弟入城有日而兒子之病有加
無減汨於醫藥未得進叙豈勝瞻歎且承教意俯勤
約會誠深感荷第未知欲詢蕘者何事以蠡測之理
會驪說無與已事固非急先務講學論理請俟他日
寂寞之濱可乎夫士生於世出而行道則尊主庇民
以臻治理捲而懷之則委命安分獨善其身與世自
不相涉矣吾輩今日既有媿於三日不食之義傷已
及而猶不自覺遲徊談議自取世故畢竟何益哉夫

柔順晦藏文王箕子所以處患而終免也攫世抗俗
元禮孟博所以迷幾而挑禍也非特已然之跡昭著
可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非毀之來自修無辨庸非
道乎未知於此何優何劣何取而何舍耶必有所擇
焉而居之者幸兄明教之也抑弟之庸愚無敢固必
才覺不安便爲退縮兄則橫羅文網而出氣騁辯務
欲當其衝風逆浪之勢其勇怯銳拙自不相侔雖欲
爲兄謀勢不相入况自顧性躁言輕人多不信惟當
杜口反省而已以其契義不容終默茲復妄發幸兄
恕其狂愚而察其衷曲如何終當一進奉誨而所欲

聊齋集 卷三
消詳要不出此故敢此先陳不宣

驪說乃
尹鑄說

與朴和叔

殘炎至此令人難堪不審此時兄履何似昨書想已照徹矣弟今更反復思之俱未得十分便好道理蓋上教雖有輕重之殊而未有分明發落則一也今據以爲進退之節亦未知其必可若兄所謂後日執言之地者安保其必無也若待周歲而去則我之待命非有朝家之命只爲未安於吾分而已今茲坐待結末已經周年事不可無窮不得已退去則其義頗較然矣然則他日之去雖似無端而實有可據之

義今日之退似有可據而亦無顯指之端鄙意則姑待來月終覺勝矣他日雖有以此陳達者以爲待命周年事不容無窮不得已退去云則事豈不順理乎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沈錄云云何不畧示所聞耶昨見李君箕疇書以爲上意於閔事益嚴而於兄亦無分明發落云蓋人人所傳之如此可知也似聞尹希仲數日前投入大疏論復讎一欵無佗語云亦因李君聞之矣餘非所旣不宣

答朴和叔

便中獲拜兄書謹悉詢蕘之旨大畧始末俱舉奉讀

取者集 卷三
以還慰釋不可喻第以鄙意當初待 命之意雖有
次第曲折之可言事隨時移恐難繫此牽合今則只
據目前論之庶乎可矣蓋三度 上教雖似可見其
微意而俱未有分明發落則今日進退謂係等閒而
乃執微意之差可擬者以爲顯據乎此弟所以反覆
思惟慮前說之猶有未審而更稟者也且兄之待
命初雖非與閱同其去就以兄疏中措語觀之所以
自貶者至深切矣今旣入之後閱事時未結末則雖
有明白退去之 命未免退去其於自處之道猶有
所未安者况未有分明 聖教者乎以此觀之無論

出城與遠退蓋難靠於 筵說之輕重也此則如此
矣只是周歲之說煞有商量閱事雖未決自貶雖甚
切待罪踰歲未見成 命則顧自貶求罪之義已盡
而事亦不可無限不得已退歸鄉里則此理勢之必
然者何不可之有哉况自 筵說之後加待一月其
義尤備然則不必退去城外與江上雖遠去吾未知
其不可也雖曰安保其終而今只當據月前應去豈
盡顧慮事之未至者乎今若曰必據 筵說以爲出
城之計則雖未見其大段妨事殊非所敢知也至於
來教所謂不能盡違物情者其於鄙意尤所未安此

取菴集 卷三
乃今之臺諫避嫌處置同僚之時務爲和平調停之說者所言士之處下特立獨行以身殉道者焉用此說爲哉夫所謂物情者不過世俗常情利害之私而諉之以事例者也其與君子裁之正理斷之以義者相距遠矣今乃欲不悖於義又欲不拂於常情則是雜薰蕕水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不亦難乎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豈不以爲學者處事之要乎孟子曰瞽瞍殺人臯陶執之朱子豈不以爲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乎古之聖賢其教人制事之方

絕於常情如此何嘗使人叅以物情以爲進退者乎夫以孔子之至公血誠孟子之龔拳大踢終不能有爲於世者只緣君子之道不合於俗情也此最可明察而痛辨者也顧相處之義旣非偶然故敢盡瞽見不審以爲如何近日爻象謂之何哉噫今之世道其可盡付於天而無人事之自反者乎兄曾熟觀石潭史其於進退人材褒貶善惡正如鑑明衡平何嘗有一毫偏倚者乎持此以揆於今奚啻萬萬遼絕哉每觀論議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式至于今弊習膠痼反復沉迷世雖有至誠達識旣難見信於吾黨之士况

復望矯彼之方激乎是亦命也奈何奈何積有憂懣不覺衝口千萬卽付丙丁弟平生癘狀不能深自韜晦又聞姓名登於薦目固知其必無後憂然其悚懼愧怍則已甚拙跡自此尤難得近城市拜晤無便只增悵結眩憤不宣

與朴和叔

昨者伴還獲承兄復始審兄出寓城外令人慰釋無已向者所稟旣承俯詢之勤不得不盡其愚如不必據 遙說等說直是出於論其事理而已則無論據筵說與否有何甚妨歟第鄙意則自此更畧觀勢直

爲遠退斯乃爲宜而高意又有早晚不決之疑此雖出於不厭慎重恐不必若此推排也未知何以爲計不妨相示之也紙末云云世道之憂是平日對兄相談無時不然亦無所不契者而至于今日過計之慮誠有所不堪者則衷曲之發只代面談而抑人情之所不能已者也然竊觀盛教以爲難以追咎而且加諷切之旨於是令人瞿然自反而弟之愚蔽猶有未能自覺其然者蓋樞機之際古人所戒而今得兄之規警則不可不卒受其說以祛其病根想兄於此必有其說矣幸尊兄詳賜救拔之力俾有所矯革也千

萬祝禱祝禱近事初甚驚怕聞以庚子諸說爲不用之空言有上教云茲事出塲恐或小紓其憂矣如何如何力疾草此不宣

昨夕因人聞館學儒生以今番論禮事又將抗疏云若然則或究論本末輾轉激成馴致危機又未可知也殊甚懼也今日世道雖有任其責者固無着手之地只是靜以鎮之以幸於朝夕而已惟此機會正在呼喻之間孰能使之鎮定耶不審兄意以爲如何去冬春間聞後生輩出入門下者爲兄上章分踈聞之極可驚憂厥後無聲想兄坐在城

裏必不使之如此也今則誰爲致力耶兄意向前如此未知今如何畧此仰叩聞尤丈方上來待命於中路云方住何許云耶希仲疏本寄示鄭疏亦欲得見而未能耳

答朴和叔

伏惟卽日尊候萬福向承兄復無異親承提誨慰釋不可量也示諭云云無非衷曲之發讀之令人有動於中第所謂至其爲說又皆流出於朋友相責者其於鄙意大有不然者當時此禮一行都下喧傳無論彼此一齊驚疑詢議震蕩橫不可禦况其喜乘罅隙

洗癥求痕者當復如何是以其勢已激於朋友未講之前弟所親見若如兄說則可謂舉其枝葉而遺其根本也又况今日紛紛本有來歷則何患其無說乎若其疏語首未當初兄意所在不待申教而已悉矣然人心不如我心三思或致過誤故馴致心迹殊觀內外異塗者有之蓋兄之引據甚博本末俱舉則人孰以爲只出於無隱而不在於主張乎夫如此則雖於平日知舊之親厚者未必其相契望其一朝有契於君臣之際者不亦難乎恐非信而後言之之道也又所謂忠愛誠懇之道不可行於今世者誠然矣亦

豈因此一事而後知哉雖使有大度之言至善之道以此行乎世愈見其難容而見斥其下此一等道理抑何足恠乎夫此論說已作閒酬酢矣只是今日之事信有大可憂者然事已至此非智力之所能爲奈何奈何見抵兒子書知兄於因山時欲來若得見報當圖就叙但或紛擾則未可必也洪陽之計誠愜素願而人之行止各隨其勢故於堤峽意向尚牢固有未易言者從俟面討姑不煩縷不宣

答朴和叔 乙卯

華子來荐承兄書因審邇日動止神相何慰如之之

濂僅遣病旅無足道者豚兒輩在京時人多傳兄家交道大傷怨懟已積云世間謗說故半真偽何人言之至於此也甚可恠矣但反以求之亦不無自訟者則有之非謂人之爲言必崇於此無乃乘此爲釁欲病吾輩耶畧陳之濂以至愚極陋猥仄下風其慕仰之篤同志之好自謂不在於人後其間雖有論理之是非或有不同者此則朋友講論之常事雖十反缺爭庸何傷乎只是閔禮一欵初爲畧同而後乃大異濂則未明於禮而徒知末弊之煞關世故兄則講禮甚明自信無疑而不恤人言蓋關於世故故慮之也

深慮之也深故言之也切徒知匡救之急而不察夫言涉忌諱之爲可避此所以前後或言或書披盡忠告者也到今紬繹前言反復文字豈有他意哉至乃慮患之淺濶出處之同異正由所見有精粗所就有高下各隨已分自難苟循然則其同者固當出於偶合異者亦何嘗有意哉所以不同者不害爲道同也是則審矣第自顧性本粗淺加以戇愚之甚內乏忠信而外好辭直自以爲心當明白言當盡已故凡處乎師友之間者徒信其中之無佗不知裁其所有餘時或所發切急有足以傷撓人物者而一切世俗常

取者集 卷三
情多少嫌疑舉不以入於心由是平生自謂竭其忠告者比比反見怨怒若非吾兄溫厚平恕且知其本心者亦未必無不堪之時矣然要究本心不過誠有激而言不足傷於拙直不識忌諱故也居常非不自知其病而痛矯之志意未定猶不得力或者因此招誘馴致不喜者得以售其計以重病吾黨耶果如此者人言固不足道在吾亦豈曰無反求者哉但嘗觀朱書曰世衰道微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常廝炒使傍觀指目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鬪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以朱子

此論觀之吾恐爲害不止於一人之身而已甚可憂也不審高明之意亦如此否愚雖淺陋於世間是非本不欲掛齒牙間人言旣盛行彼此不可不知兩家子弟亦當知此戒乎酬酢之間者故聊及之耳聞兄有意一來深用跂望而當此酷熱恐難必遂秋來倘得與兄周旋共討四郡之勝豈非奇幸也此間行止旣已來此勢似姑留而但地勢高寒異常頗有不伏水土之慮故欲於清風忠原兩地之間更謀移居而時未有定計耳方患暑感倩草不宣

答朴和叔

丙辰

自去冬迄于今春未得嗣音此心耿耿何嘗少弛向者因遞得奉二月三日惠書玩復慰豁無以爲喻卽日春事已闌伏惟湖旆已返動止冲裕弟艱保孱軀隨分支遣而忽覺光陰已到知非之歲反顧已德迨無分寸之進誠竊自悼因念聖賢立言垂訓本未昭著豈是欺了後世旣盡其心又竭其力不爲不久則亦豈專出虛假其所得之淺深姑不暇論而日用言行之間欲寡其過者蓋亦難矣甚矣氣質之難變斯道之難進也又觀今日言論見識合者殊少此箇道理本自平易明白不應人人不相契如此恐自家見

理未明反主已私而不自覺也極可慄懼耳似聞兄往湖中時約與子仁會晤想有多少講討可以撥此蔽昏者而恨無由得聞幸兄因書及其一二否曾見子仁寄示美村丈墓碣文今始畧付愚見以去望覽其如何轉送子仁許也尤爺聞中水土之疾甚非輕細不審近信如何馳念不已仲任兄方在何處其詢卜之山果歸牢定耶夏間兄寓如無遷次聞相距只隔信宿切擬中間謀辦一會如蒙留意幸相報也適因勛子爲赴友壻李進士葬期使之覓便傳致多少不能盡裁

與朴和叔 丁巳

歲盡春生伏惟尊候萬福備膺茂慶不任賀祝之至弟去仲冬自圻南還切擬歷叩高棲取路呂江而發行之後日氣頓嚴既到津道冰塞難通病情遇寒猝劇中道危厲幾不能得達到家百症交攻雖不卽死居然是昔時癘狀調治數月迄未底粗復前後孤負恨悵不自勝也掩病窮峽忽覺歲華又改俯仰紉繹百感交集自念本以孤賤無庸枵腹慳慳而輕慕古人妄說道理區區論說費盡心力而適足以取了人譏畢竟有何所補反以思之誠亦有所自召於是時

復自笑其狂愚如此之甚顧何恠乎人之笑之也今欲收聚殘魄整頓舊業痛加歛約以補桑榆而比復衰病相加精神內消視聽外耗素患心火又從而發動無時慌慌憤憤日間全未見明白可據田地自量如此安有一分奮振之勢力不足者中途而廢昔聞斯語竊恐於吾身親見之也况此塊伏窮山已踰數載絕無朋友警發之益以此懷仰德義竊不勝其馳慕之私也此間無士友相隨雖有一二學子來問者而自家無爲人手段有何相濟想尊兄年來學力加進論述日富而恨未得與聞妙旨以資開發也然使

此心一向放着冊子上反有損於涵養本原保惜精神之道中年以後尤可以節約者此亦不可不知也蓬山消息時或因人得聞而恨未得一伴問訊近仍嶺南奴便委致寄問書中畧有所道茲付呈去如有未安痛加砭教是望是望抵圻時汝九來示尊兄所論爲學圖說與尤丈往復之間有定論耶欲得見論議始末而未能矣此來雖憂離索靜裏却自隳括從前講論便覺多有太踈難以示人以此益知未易容喙向者復索文字亦然稍待數年更加理會方無病敗不然豈不反有累於先德乎鄙意如此不審以爲

如何子仁書來每有求益之語而環顧其中無可向人告語者可媿可媿兄原城之計其無變遷否弟初計不審猝入窮僻終非久圖方擬復作南遷而若此棲棲凡百不成摸樣自此雖得整頓餘生亦復幾何可笑丹丘山水距此不遠去秋始得往見所謂龜潭島潭者其瑰奇之觀千態萬狀應接不暇恐域中形勝殆絕倫比但恨忽忽未能窮源待春氣暄和復欲往尋倘尊兄越仲春命駕一來庶可共討仙賞而何可得也濼以隔歲阻音爲恨謹此專人起居餘非紙面可盡不宣

答朴和叔

便中獲拜惠書仰審向來霾炎尊候動止萬福區區
慰感不知所喻頃者造門殊非等閒自力而病伏撼
頓且被毒暑薰心數日留欸纔得展討一二分耳然
亦得於離索之久其爲開發昏愚不翅親切則歸來
深以爲幸久而不敢忘也竊自念學力甚淺稟性粗
疎其發諸言論者徒知忠告之爲道不察語默之有
節以人心若己心又以一切世俗人情事勢爲不着
道理不甚拘拘隨事卽言任情而發必欲從源頭理
會以求至當而反未免於急迫煩數失之過中子仁

所謂誠有餘而言不足者真知言矣由是十年以來
理會多少大事所以費盡心機竭其衷曲者考其歸
趣則無一有補於事而只得謗議嗥然其爲大愚真
足可笑而到今驗之方覺兄之從前累以此相戒者
果爲藥石也理宜自反只切愧懼且念病痼心燥或
至事有關係便胸次擾擾驅遣不得甚則有若疾病
之在身不覺發於辭氣窮到十分而後已其心豈有
他而自外觀之似有好勝之癖雖非好勝而此豈和
平中節底氣像嘗觀朱夫子舉明道先生記彭中丞
語云吾不爲佗學但自幼平心而待物耳此言可念

也方以此深加自勉而其果得力否乎此乃實際語故茲以索言之若兄憐其志而察其病隨事必砭隨症加藥不以峻攻爲嫌惟以小緩爲戒則濂之不敏庶有收補桑榆之望千萬至禱兄曾與我詩有曰苟非識瞑眩何能起膏肓又書中有曰責勉之過中何傷於朋友之道乎又曰每觀晦翁南軒相與之際攻其見而不疑其心規其病而能知其善意誠辭婉理直論詳往復終始去短執長惟義是從而未嘗以不同爲恨然後始知夫子所謂忠告而善道者果如是也惟此之故中和仁敬之說相須如手足相合如宮

商卒能發天命之微立人心之極爲萬世道學淵源夫此豈非後學之所當法乎盛矣乎其言之也其論講習之道可謂洽好而無以加矣弟於此尋常欽歎而剖心者故敢以此終始望於執事耳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道旣如是故古人之於朋友雖於患難死生之際不忘以此相勉况在平時乎此又豈世俗常情所可髣髴者哉朱子所謂吾人着箇道理二字便隨衆不得此不可不理會者也不審以爲如何未端箴規之示敢不服膺內浦大歉誠如兄所聞在此雖自靜便必欲遂前計而方不知所以爲措加

平亦欲親往觀察然後方可思量而甚覺精力比前益憊尤難自振悶撓可言秋夕尊兄倘作海西行切須前期報示俾得數月周旋甚大望也此處亦絕無外擾之慮耳方送勛兒更審新城形勢若不中止當於秋夕後下往會晤之期尤不可失也別紙文字會於三四年前所著者也常欲仰質而未能矣今始呈浼如蒙一一指摘瑕病見示則甚可幸也病倩不宣

與朴和叔

伏惟卽日尊候動止萬福今承辱復仰見過自矻損開納勤至欽服之餘還切愧悚朋友說三四年前所

著蓋亦徵於薄俗以自警省也今承尊教不加斥外幸甚幸甚第故舊有淺深惡逆有大小固然矣夫立說只求其大致正當而已其餘許多分數何能盡舉乎伊川之處邢七只以程子故人情厚不敢疑之說推去與孔子處原壤之同不同今何能知亦何必較量也朱子所論朋友之不善情義自是當踈之說固勢所不得不然但弟之所論在絕與不絕而已初非就親疎泛論也而况聖人所處庸非學者所可遽及者其於鄙意有不然者茲敢究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豈人人之所可遽及哉以其有可及之

理而必以此爲期然後可以上達故云然古人何嘗以堯舜非學者所可遽及爲言哉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夫後世之事君治民豈可遽及堯舜哉不及堯舜者豈是慢君賊民者哉必以聖人爲法然後庶可跂及不悖

於道故至以不如此則慢君賊民與夫不仁出此入彼等說戒之其義深切而著明爲如何哉然則朋友之義是人倫之一可謂人道之大者矣所謂朋友雖有或以道義或以故舊之異其爲朋友則一也孔子所謂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何嘗有必以道義之交言哉孔子旣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又所以處原壤者如此則此獨不可爲後人之準則乎然則雖以爲處故舊不以孔子之處原壤爲道則是非朋友之道可矣今若論此曰聖人所處非學者之所可遽及則無乃與古人之旨不同歟如其不然幸兄反覆受教以

發昏蔽千萬幸甚弟之南行今方決意但聞其地農
事晚雨而有望者又損於風灾居者實無生道况此
漂漂者乎然在此亦無策故下往耳兄所謂傾喜者
以其近城之擾有甚於餓死事耶其意可謂至厚矣
但到此幾半歲一無外擾豈非時勢與向來絕異而
然耶想兄在鄉已久恐有未盡悉矣弟則此行有多
少淺悲年衰病痼將作離土之人能無徊徨顧戀之
意乎殘病頹廢雖無所得而惟以朋友之追隨講論
擬度餘歲即今論此心講此學者海內能復幾人哉
各復星散會合難期然則其心寧不悲哉示教修潤

文字鈍根本不能容易斷辭當俟下鄉整頓以請教
也未涯奉討臨紙悽黯

答朴和叔

戊午

伏惟春和尊兄道履萬福自去秋末一向無聞其爲
傾慕何可勝言向於京便獲拜元月念日所賜書承
悉多少示喻慰感難量所教極荷提示之勤敢不益
究精覈之旨第以鄙見孔子之待原壤程子之處邢
七只是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義但當就此論其可
爲學者之法與否而已若孔子之處南子陽貨公山
佛胗是聖人一時應物之權非人人所易及各是發

明一事事理曲折似近實異不必推轉挖延與論於此也蓋嘗思之聖人立言斷自大故而言則即從弒父與君凡且得罪綱常當為大辟天地之所不容而言彼原壤學異端而以至悖禮

阮籍母死不哭飲酒着棋實亦類此亦難

以大故處之 邢七資性奸邪事多不善俱不至於大逆大故之科故聖賢所處如是耶不然聖賢雖道大德宏不遺故舊豈於大故之人猶有不絕之理乎此則決不然也朱子又曰朋友之不善者情義自是當疎而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此亦無大故則不棄之

義其義上下通貫前後一揆當為學者之法不啻彰明矣今論以不計故舊之有淺深惡逆之有大小地位之有高下務以原壤邢七之事率之其必有時以深為淺以大為小求以盡道而反賊乎道矣此愚之所未曉也蓋聖賢之敦厚故舊固有淺深既曰故舊則皆當待以故舊之道惡逆固有大小既曰大故則皆當處以大故之科何可辨其大小淺深之分乎若於此別生許多論說參錯許多道理聖人之訓不幾於穿鑿破碎終難準則乎朱子謂讀書究義寧畧毋詳寧疎無密詳故碎密故拘此亦不可不知也且觀

世衰道微朋友之道廢闕尤甚以今觀之人於平生故舊雖非大故而不難棄絕况焉有交淺而不絕大故者乎此必無之事也設或有之是亦絕理悖常何足責以求盡其道而反賊乎道也大抵朋友是人倫之一故朱子跋黃仲本所作朋友說而其於精微曲折莫不悉備以至于天理人倫之極所係之重蓋可見矣今以來說言之於聖賢忠厚故舊之道謂非易學其求諸踈絕之義已太加密殆與古人立言之旨似若不同如何如何鄙見及此不敢苟循自外如其不然有他明白可據者願賜一一開示容其更加商

量不勝幸甚區區忝在下風固不足以窺高明之所蘊竊以發於講說之間者言理則病其窮極到底制事則多循人情事勢宛轉回護之意多而明白直截之風似有不足固知尊兄德性溫厚詳密務欲慎重語默而然也然準以聖賢所做似不如此想日間點檢微有近似者耶或者不然而自家坐在裏許而反疑無病之人以為有病耶幸願加察反以教之僭率瀆冒不任悚仄至若弟之為人狂易粗厲其於言動悔吝多積須每加鑄砭不厭攻拔是下交之至望也嘗念吾輩講論責勉本欲向一箇心裏克去己私以

復天理豈可有一毫假借容隱如世俗之愛惜人情者乎若使短於受善惡人議已只此病痛一有未祛根本已非安能語諸道也近觀朱子所論益覺痛快大有警發當爲學者救弊之指南茲敢錄去數段以備叅考如有更教喫緊爲人者則毋靳反復甚善甚善但尊兄於鄙說從前或有未蒙逐段剖判其是非者殊非淺陋所以忘分獻議之意亦非門下忠告善道之道千萬勿以此處之使無彼此未盡之恨也今嗣皆佳安否曾見四哥書問論議不凡頗有志趣想承學日進爲之嘉歎弟寄寓海甸苟遣歲月而凶歎

特甚聞見日危加以舊疾自冬至春種種作劇生意頓絕近才少回而寢食之節猶未粗復疾病如許萬事敗意無可言者趙公植是好人此來意謂白首相隨遽見殞去令人心緒益孤奈何顧此癯殘旅困棲棲到底不被笑罵幸矣焉有請學之人自家又無接應力量惟自慄懼耳兒子輩蒙賜俯問感甚渠等例未免汨沒俗務只可憐也所祈衛道保重以慰瞻仰

與朴和叔

庚申

夏子傳致兄去月書其爲慰釋不啻若披雲覩天也卽日老炎伏惟尊候動止萬福瞻倭區區聞時事粗

定羣公彙進少紆畎畝之憂又聞允老 賜環還第
同春 恩被泉壤真是士林之幸欣聳如何示喻云
云誠荷不遺曾於廣津相會時兄有是言故說與汝
九耶年來各處一方病昏荒落所以未得講論正坐
此耳何獨歸責於老兄耶若使溫理舊聞有所憤悱
何待來教之勤也但益覺精力潛消暗鑠弊敗已甚
深恐不能久於斯世焉有一毫自振之望乎時賜警
誨切望吾兄先施之千萬千萬秋來兄倘作懷川行
耶此去華陽不遠早晚欲酬宿債而病殘人事何可
得也湍山曾有所卜而尚未往審當夏亦難自力似

待秋間耳身世顛連幾喫多少苦楚殆若不能支矣
然山野飲啄亦將隨意容與此豈細事耶近得兩手
不仁不能作字胡草只此

答朴和叔

承拜今月初三惠書細審多少示教其爲慰釋何可
勝言第審霾炎調候未快爲之馳傖兄所被 恩命
竊想其於分義形勢恐終不得已况閱生亦得蒙
宥而前後 聖教廓然開釋則此後雖或畧有一番
自咎之語又援閱禮引重則恐涉太過也旣承俯詢
不敢自外不審兄以爲如何所諭云云尤覺愧悚當

時不過偶爾掇拾古人緒論而發有何一毫剗見而然也抑兄之出處極關世道切不可激惱 聖衷以沮 明主崇儒向道之心適爲吾道之病幸兄恢張扶植廣引士類協力輔導無使有一暴十寒之患千萬祈望粟集續錄昨年夏間自閩台家得見其中有疑處畧爲條列使之覽後並冊子致于兄許未幾卽被行遣想必以此未送從當更搜家藏草本仰稟也辛亥論荒政文字其時弟書首引兄說焉有不送之理乎意者右台忽擾中或致忘却未可知也弟亦宿病轉劇心胸煩鬱或至達宵不得接目其餘旁症交

攻若不可支而蟄伏窮僻無計醫治悶撓而已纔接來書旋有歸便不暇究悉手掉且倩只此

頃因權君致道之行致候于尤丈聞其神采髭髮不減平昔奇哉奇哉所示云云此亦畧聞之何待來教而慎出乎辭疏甚荷寄示觀其叙事措語皆的當無可議耳子仁則已知其難出雲舉則想必入來豈無所益乎右台上京後漠然未聞其設施之間有所可觀者幾何幸示破其表表者如何

與朴和叔

辛酉

向者便回荐奉兄書感慰不可喻卽日春生伏惟兄

體履萬福弟病情稍回而頭目虛眩不能自任尚伏
枕席貽阻此久菀紆難勝嘗記程伯子春帖詩莫謂
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之句病裏吟玩令人
發省吾人只固辦得此境界豈不多少快樂耶念此
苦心半世徒有高堅之歎而未得分寸之進環顧其
中草木太多而無策剷除不審兄何以教之向承兄
歲暮孤懷與之相同之語不覺三復感歎年來睽離
之久不得講論此事今旣密邇而病又作戲極可歎
也歲時上墓一節衆議旣已歸一耶切望示破不宣

答朴和叔

續承兄書慰沃如拜晤昨示兩紙緣弟病暑昏倒今
始紬繹益見兄爲人謀忠微顯闡幽之至義矣但此
愚庸自量神識昏昧雖尋常事固難容易斷事况兄
所論一義者理義精深其於可否之間尤何敢容喙
耶惟在兄商量酌處之如何耳蓋聞尤丈之所以責
望者亦豈等閒之比哉魯丈當初率太學諸生倡陳
大義而其後事節輾轉如此故云耳然與妻約死而
恨不能死者非實情則辨之何所不可也弟之祭文
所論只歸重於甘心廢倫而不悔一欵也非與論此
事也撥病強草不成字

恥菴集卷之三

恥菴集卷之四目錄

書

與朴和叔

答閔大受 鼎重

取菴集卷之四目錄

取菴集卷之四

書

與朴和叔 戊辰

伏惟霾炎台候萬福仄聞光膺 寵命擢拜銓長瞻
聳期待朝野所同况士友之所望為如何哉竊想畢
竟未免一起應 命未知何以為計耶夫君子之仕
為人非為己也苟能秉心公正權衡精切則國事其
庶幾乎更願台兄出試所學裨益世道無使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昔則幸甚幸甚之濂舊疾日益沉篤歸
意甚急而正值潦炎勢將待秋登道悶惱難狀前書

已登徹否其中有當追復者具在別紙不宣

前書所教子仁云云未知指何事而然耶幸乞示
破當初兩書只是出於朋友相愛之公心畢竟不
同則亦無奈何今日士友與子仁相親而以子仁
爲非者亦非一二子仁以此盡恨則日亦不足矣
至如魯丈則弟終始信服當崔慎之上疏也尤丈
門徒擬議魯丈甚激而吾極力辨救務鎮浮議且
對尤丈之時亦爲力辨其不然此則子仁之所不
知而亦不欲告人者也羅疏對舉學疏則只救尤
丈而已非侵攻魯丈故華子未免隨叅今日救尤

丈者與翻局前救尤丈者無異而當時救尤丈者
動踰千百子仁親族亦非一二而渠亦坐在其中
子仁其亦一一追咎耶大抵今日是非初出於公
心公見而以爲畢竟不合而怨恨則便非君子之
用心矣昔者人或信服尤丈擬於聖人而吾則以
爲太過今日論尤丈者又指爲無狀小人而吾則
又謂不然終始言論如斯而已有何前後不同者
乎前後以此謫我則吾亦無如何矣又以昨年往
見尤丈爲咎云此亦不然先人墓表失於火災三
度委送兒輩推得元本而每至空還不得已力疾

躬往艱難得來金石文字之躬往請來如台兄亦
曾爲之而子仁家則非止一二數以此爲咎則尤
不得其平也蓋君子不用絜矩之道則雖曰周思
密察難免墮落一偏徒知有己不知有人之弊可
不懼哉如鄙見凡諸言論雖無遵依只欲徐究公
觀不至前後相戾而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朴和叔已巳

牢蟄窮山聞問阻絕近始得聞台旆還寓無前炎熱
台候何似瞻僮倍切尤丈竟及奇禍尙忍言哉尙忍
言哉聞其喪行將到萬義道里不遠執事似必赴哭

於葬前矣幸乞示破賤疾筋骸精力日覺損敗長委
枕席凡百無復自振之勢奈何奈何勛子往拜茲申
起居不宣

答朴和叔庚午

前秋下賜覆書謹已承悉此荐奉俯存因審近日起
居之詳且聞與慎兄參同追惟疇昔感慰交至不知
所喻竊念之濂猥以庸陋久忝下風而行己不慎發
言多妄恐終始得罪於門下今乃教緝諄至有若更
加開誨者然不勝幸甚但獎諭之旨則萬非所堪而
其末端似有責望之意此則執事者猶有所未察也

聊齋集 卷四
請畧陳之槩自甲寅以後深入堤峽而謗言溢世至
于庚申幾爲世所棄屏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
業方起隱顯殊道往來講說果有未易自如者又台
兄以謗議之騰使止長書竊自歎其不能隨事論辨
以盡朋友之責而已雖師生之間劉元城事蓋可見
矣然其間事之關於大體者則彼此亦豈有不盡者
哉其論議之異同初何可固必也至于癸亥門下以
吏議入 朝與尤丈同事而其時遠在湖縣凡所施
爲不得與聞其後拜冢宰 登對也羈宦嶺表聲聞
截然設或有獻愚者勢不相及夫焉有阻隔之端也

至於閔台及金令士肯云云兒輩不得已親往兩家
叩之則皆以無此爲答云無一字一言可證而人言
如此誠未可知也且人以我待尤丈有前後之異此
亦不然世道雖有隨時而變人之意見亦豈隨時而
變蓋吾儕於尤丈平日責備則有矣後來論者太甚
則亦不無扶救之道此出於妄效微顯闡幽之遺義
而亦不過屋下之私談而已若以華子之隨叅疏末
爲罪案則豈不深文乎此外有何可言者乎往推先
表一欵六七年前以不得一番躬往之意語及於
台聽想或忘之耶知舊間往請金石文字位尊望重

取者集 卷四
者亦何限豈獨如之濂者哉宋君德普所傳云云尤不可記此處宋生諸人親見問之則又答以無此云爲可笑也且聞台兄以爲今之學者各有爭道之心果然否夫道者大中至正仁義之道也學者相與講明所以求仁行義各造乎道矣其間若有一毫爭心則未知所爭從何而生耶門下平日論說多有恰好處此所以心竊歎服者今何故作此見識耶如何如何子仁云云往湖中時不得相問誠非初意當暑遠役病故戲之也此亦疎節別無大段理會若以此深加怨怒則非所望於子仁者君子反求諸己不責人

矣然屢蒙警督益感不遺之義也蓋凡諸衆謗只緣行義不修不能取信之致宜乎見柔於人而今乃執事以命辭太重昔賢盛德事遽望於愚賤之身則非特揆以微分無所容措古人曰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竊恐反有累於執事也驚愧悚惕不知所喻大抵之濂稟性狂愚不自量力妄慕古人無積厚於己而徒事論說喜與人事自誑誑人罪不可勝贖今雖知此欲收桑榆而疾病枯落志氣摧盡白首窮廬但自悲歎幸門下更垂哀憐而諒察焉執事旣已發端所係非細畧言其槩而神精都喪語言無倫不勝

悚仄之至病情去冬復劇至春才尋生意而耳聾目眩氣力弊敗日夕昏倒放廢酬應作一書疏經歲僅就此亦準擬而又未能者奈何奈何

答朴和叔

齒痛方苦得奉來書乍覺開醒兄病雖非沉痾之比樹根不輕不待完復而輕出恐致大敗切須慎之如何不磷不緇與遯世無悶無別云者來教誠是然特借此磷緇以喻當世之難非必爲判而二之也古人文字亦或有似此者如何高弟與弟子之弟字似無異蓋初以有子弟之義而名之故也如何

華夷之分嚴於春秋雖聖人復生別有料量如平仲之類蓋味乎枉尺直尋之教屈事夷狄而不知恥故兩句之言並言此如何如何

蔡氏所謂自陰陽未生而言則太極必當先有者蓋以畢竟先有此理者言之而必當先有四字分開太重似未穩當至如葉氏所謂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可也云者未免認氣爲理以理氣爲二之病夫陰陽固未始相離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一陽未動時是陰才動已是陽謂之陰陽未生不可也若

以此謂之陰陽未生而太極必當先有則所謂太極者此時依泊在何所乎

答朴和叔

夜來調况如何向僚示長牋甚荷不外其所論說亦自好第就其中數段畧陳譬見與草廬書又是大段誤着其書辭非以講論而草廬又非固執之人不待問而徑論王朝之禮徒取辱焉可笑之甚也然其所太過者亦豈有意然也只是任已見無復審察而擇焉故也至如時論則恐非其情也弟書不言近日事非無所聞也非所當言不欲言也况湖豈是好起

爭端者其門有人氣燄極難當雖不足畏而亦不可犯也兄之此論一出便騰無限是非將不勝其紛紛矣身未出世而豈可徑犯世患犯古訓而觸邪氣耶此弟之所欲審慎者也至如論學吾知其無益蓋數則斯辱古人所戒故只以處世之大方冀其或悟耳大抵吾輩學力未至前途尚遠當此之時並當杜門默守講書求志專意辦自家工夫可矣若捨已芸人疎於治已而徒費頰舌則多見其不知量也此是可懼也如何如何多少不宣

世無一視大公之人云者亦然然吾輩亦何能盡

免乎此也學力未至窮理未明則或坐在裏許而不自知此不可輕易語及也

楊氏復曰人家族衆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父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云云叔父則其嗣子別立祠堂固如此矣伯父則不然無後則爲班祔有後則卽是宗家安有宗家令其伯父嗣子別得祭之乎幸須示之

與朴和叔

昨昨倅候則兄已搬出江上令人悵惘弟數日粗安而病懷難聊奈何江舍或有圖得之望耶聖時頃訪

兄虛返殊以爲悵云尸字韻末句更改以履亨不在河清日東海曾聞會此悲頗蹈襲兄詩而義理則亦不無發明者未知如何子仁處已付書並書送此詩耳元九家答書已作送否更思別無加詳其族黨皆善類是可尙已此奉文字曾經覽否牛山問答下謹按云者乃俞市南所著云覽卽還擲爲望病顫不宜承審多少示教幸甚兄之所處之義弟非不思今此所言非爲苦勉吾兄耳前後書雖自謂妄效愚悃而狂率僭妄宜得罪於左右不意辱賜反復開納之意至爲諄切有以見喜聞樂取之效果非常

取者集 卷四
情所及若此不已德業之進何可量也歎服之餘
尤切悚哉夫與人書疏既覺其非則謝過足矣至
於推書改送恐涉太用意而雖未對床無異合堂
則旋覺旋改亦自不妨茲副盛意鄙亦改呈第念
前書妄率之失所戒尤甚若並改此何以見弟之
過與夫兄之德哉抑來教之旨不爲虛設故茲敢
還付並冀諒察噫夫子有言曰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向非弟發端何以聞砭藥之教而重爲
之懍懼哉更願繼此以往勿替箴規雖或有非情
實所在並當敬受而加勉也

答朴和叔

伏承投示諸紙披悉慰甚朋友之道忠告而善導不
可則止毋自辱焉若爲彼不信我乎而竟不一言則
殊非君子愛人之道吾兄既盡忠告矣此後亦當任
之而已但所復書中舞文弄法巧詆深督等語不必
分踈至此或以權辭自引好矣此亦似有一番往復
而病昏亦自知分決知其不敢當也奈何奈何湖門
諸人不甚安靜言者抑不可不大加慎重須速推文
字以還如何

喪服章齊衰杖期條出妻之子爲母傳日出妻之

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疏曰舊傳釋爲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不合爲出母服此傳曰者子夏傳也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故雜記云有死於宮中三月不祭况有服可得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云云愚以爲傳所謂父沒適子承重此據父死而言非謂父生則不謂之適子而合爲出母服也何以知其然也子思之在時使白也不喪出母且爲長子斬者父雖在而以其將傳重故也蓋以其將傳重而父爲之加隆則子亦不敢服私親明矣豈

必父死然後乃謂嫡子而不服耶且夫不喪出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爲私服也何但爲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之義而已耶如何如何

答朴和叔

昨已付上一書于貴胤許未知入照否伏承小札殊慰馳僚教意以愚見則事到變處勢不得如常只可審輕重而處之然則寧違乎剛柔日不可違異日之義以其此義最勝也若使畢父虞祔而行母虞祔則似從剛柔日也但不從剛柔日則勢未免逐日行事猶互爲間日也雖不從剛柔其於死與往日之義恐

無未安也如何如何

前秋往拜尤丈於溪上言及沈漁村事則以爲當時引援安老只是見欺出於無情且於靜菴頗有誠意之人因舉靜菴挽詞一絕不謂南臺舊紫衣牛車草草故鄉歸他年地下相逢日莫說人間萬事非載於續已卯錄云矣且見其文集所載疏劄則頗忠鯁於已卯士類多有救護之辭亦可尙矣今觀獨菴集序文則所謂闡揚幽光暴白萬世似指沈公矣其時士論如此則况後人之申白有何不可乎如何如何

其時効晦齋不出於沈明矣

與朴和叔

伏惟向者色憂久已平復台候動止萬福區區賀祝會於華子之來伏承台下復縷縷之教無異親承警誨慰幸何可量也示喻苦境云云門下與弟顯晦頓殊而其爲謗口所萃則同爲可笑也然士憎茲多口受謗非古人之所患也惟當反求所行之合理與否而已蓋我若有受謗之苗脉則彼言雖過當猛省克治拔去根株若我自反無慊而惟直道而行與世背馳有以致之則雖坐此窮而没世何可動其一髮哉况朱子謂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千百蚊蚋鼓發狂

開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此亦不可不知也杜門自修誠是格言敢不服膺但杜門乃病拙本色自修是平生盡心而至老未得力者然若為今日止謫而自修則正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耳不幾於利害之私乎如何如何

答朴和叔

承悉復示開發蒙蔽益見弟言果有未盡乎人言之失矣然兄教亦欠些的當有以致之耶但其中猶有未盡祛疑者敢此申稟蓋徒縻禮爵無所猷為者本為常人說非可以擬於聖賢也若謂孔孟程朱不肯

抑首降心於陪臣之稱則是聖賢無可仕之理學苟有餘雖夷狄之國亦可以行變夏之志則夷狄有可事之道不然者抑有不肯抑首降心而有可行變夏之志行變夏之志而能有不抑首降心之道乎二者必有其說矣幸有以明教之蓋嘗以為孟子之勸齊梁之君擬當仕於今日非謂仕齊梁與今日同只取僭稱與篡逆有間陪臣事玉帛與親仕孔子之不赴公山之召不居九夷明不可事虜之義本謂仕於今日者若可以內修外攘雪恥正名則未免躬奉玉帛固與親事者有間則所屈者非小而所伸者尤大雖不能變夷狄為中國不可廢

也若生乎中國可以事虜則雖用夷變夏決不可委質以臣事犬羊此所伸者雖大於後而所屈者亦莫大於前也然則自大賢以下可以仕今日雖聖人不可事虜明矣由前之說孟子之仕齊梁朱子之仕紹興是已由後之說孔子之不赴公山之召不居九夷是已朱子之所謂聖人必不肯北面事無父之類是已此所謂孔孟程朱可以仕於今日姑不免奉玉帛稱陪臣而不辭者也所欲消詳者在此而已兄說恐失之太快而無多少斟酌須牽合異同以為可否使兩意各有歸着幸甚幸甚

答朴和叔

伏蒙反復開諭指舉瞻悉正可以復質瞽見以求至當之歸幸甚幸甚鄙意以為仕今日與事彼異者今之時與宋之紹興不大相遠而朱子仕焉又為之祿仕以此決知其有間也至於出處之義只論第一義而言自此以下初非繫論也聖人之不事惡逆與夷狄雖有可變之理而夫子終不往焉夫子轍環天下也只行其義也然則宜赴公山之召而終不往也者何也以惡逆之人終不可入於未變之時也然則可入於已變之後而不可入於未變之時明矣夫子歷聘荆楚雖斥以夷狄固與事虜有間矣雖聖人道大豈肯一日北面臣事

禽獸之類哉若其未入而有可變者聖人造化不可測不敢言矣蓋聖賢之於斯民有若疾痛之在已故夫子轍環天下孟子勸齊梁以王道程子上書闕下朱子仕於紹興何莫非行天命而救生民也以此推之况當此天地閉塞冠履倒置之時其忍坐視而不拯哉除此時有常變責亦隨人有人於此雖大賢以下人物其心為時其材可以內修外攘便當出而從事正使一日而雪此讎恥不亦悛乎

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國雖不能尊中國正天下使東方數千里免於夷狄之歸其功不亦偉歟亦何必大賢以上

人爲 易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故程子曰聖賢之於

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斯不亦為今日之中乎小固不可敵大固知理必如此我國之力足以自強而今日之義不可但已君子只當行其義而已成敗利鈍又何可逆覩也弟之為此言只據今日如有可為者有可出之義而已若言力量之不足所謂守身謹道為萬世存大防亦固不害為第二義也躬駕以隨之教令人慚悚此亦當就各己分上論之本非敢擬於賤陋者也凡論義理泛論則無所可論就一

取菴集卷四
義論則論一義不然不幾於多言而理愈晦耶

答朴和叔

孔子之轍環天下孟子之仕齊梁皆在周末亾之時此所謂達天下之大權也然孔子於衛則以正名言之又不赴公山之召此則雖聖人之無不可而猶不枉尺直尋也然則孟子若遇秦之來聘其有往乎若許魯齋真是枉尺直尋今日則亦有間吾之材力若可以有為不可不仕孔子不赴公山之召以其親為惡逆也孟子仕齊梁雖僭稱王而猶與身為篡逆者異也以此推之似可見若使孔孟程朱生於今日則

未必不仕鄙意與前有異敢此仰稟今之出處雖以雪恥為第一義未能有契合則何以發明此義開悟君心如召之以禮眷待不替則便可出出而敷陳此義不行然後可去若必曰先以此深結則其道無由無乃太急迫乎不審兄意以為如何

與朴和叔

孔子之轍環天下蓋在一統之時而其歸在於尊周故缺春秋一書可見其志也此則義無可疑非所謂達權而後然矣若孟子之勸齊梁先儒以為從天命而不尊周其意以為行仁政而救民則天下諸侯皆

耳者集 卷四
可爲王非但以僭王與篡逆有異量其輕重而仕之也。大抵聖賢出處各從時義行止久速自有不同。然固皆行乎中國之世而又身有仁義足以明斯道濟斯民故無所往而不可矣。今日則異於是其人才德自量足以攘夷狄尊中國則固可以出如其不然而要歸不過徒縻禮遇或至躬奉玉帛於辮髮之域則不審將何以處之也。禮仕於諸侯者稱之天子曰陪臣某不識孔孟程朱於此乎其肯抑首降心爲之否也。蓋士生一世學苟不足雖堯舜之時不可以任行道之責學苟有餘雖夷狄之國亦可以行變夏之志。

此乃通行古今最緊要處以此爲準而更加商量以處之庶乎不失其正矣。

答朴和叔

孔子宗周之義謹聞命矣以其舍周而適他者亦非不爲權也。然孟子之勸齊梁以與身爲篡逆者有異而然則何以謂不可枉尺直尋孔子何以不赴公山之召栗谷先生何以謂真儒必不肯事宋太祖乎此雖謂無所不可而亦不可事篡逆也。若以無所不可之義一滾說去無父無君爲禽獸之類正謂九夷而孔子終不居焉亦可見矣。且兄以爲才德足以變夷

取者身
狄爲中國可以出又何以仕於紹興其與今日異乎
鄙意竊以爲孔朱復出可以仕於今日而不可仕於
虜庭也學苟不足雖堯舜之時不可任行道之責云
者鄙說本爲有爲而言非所論者第苟有才德雖夷
狄之國亦可以行變華之志云者殆與孔孟不肯抑
心等說及孔子不居九夷之義並不無逕庭更須照
管叅量以教之如何前說末端亦未蒙教並乞下示

答朴和叔

春秋諸侯之人於異邦則有歷聘之義而於王朝則
無自進之例孔子雖欲仕於周有不可得則非權明

矣所謂孟子非以僭王篡逆量其輕重而仕云者蓋
謂孟子本不尊周直勸齊梁以王道則僭王篡逆與
否非其本意云爾何嘗專指孟子以當仕篡逆之朝
耶所謂孔孟程朱不肯抑首降心云者亦從上文不
能自量徒縻禮遇者推其極重其辭而言之自與朱
子仕於紹興及所謂學有餘行變夏之志者不相妨
矣嘗以朱子所謂聖人必不比面事無父之人須先
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之意觀之聖人於篡立夷狄
雖有可行之理亦必知其能改其道然後始爲之臣
則恐又不可以一例言也前書末段亦與舊說異矣

耶菴集 卷四
然召以禮眷待不替之時可以數陳此義何苦必待其出而始爲之耶

與朴和叔

夜來秋氣尤涼伏惟調履一倍清勝第聞瘡患有添奉慮奉慮弟病節候變時每有加証自昨又沉痛不堪耳兄之議禮文友畧言之亦似未免有礙阻處然從俟審覽始可消詳前送長牋後來見之頗有不滿者然大槩爲學法門自以爲古訓明白欲兄一覽進退之幸須終賜砭示如何紀譜通編聞與玉堂所儲本有所異同切欲得出考證而未能兄或有圖此之

路耶吾輩旁無師友孤立偃偃日月如流義理無窮而殘病侵爍又未能用十分之功其何望其有聞而死耶甚可悼懼切望吾兄並力拯助有過必督有疑必講以畢切磋之義千萬幸甚今日洛下朋友落落未見以此事爲終身事者其或高明者又不欲師古人深可歎也病懷逢秋益感聊紓一二不宣

答閔大受

鼎重○甲辰

伏承令復審令候少愆仰慮之至想數日間已復天和耶一味懸僚俯詢之旨久擬奉復而迷塗蒙蔽憤憤又加凡諸粗淺者茫不區別茲不敢稟議今猥蒙

申教故畧陳警說而就正焉夫人之大倫父子君臣
惟此二者隨其事之輕重或有相壓得而此外無有
能相奪者如禮君前臣名春秋藥書欲載晉侯而其
子鍼曰書退君前不敢申私敬者類此然爲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則不敢受君賜亦所以申人子之道
也况如尊事先生之禮雖重大別乎國君之無二尊
安有拘於禮數兩字能壓得父子之倫以至逆其位
倒其序者乎蓋父子之倫至嚴區區禮數靠不得也
如令所諭侍尊者或遠或近或上或下自無所妨者
亦恐不然其於位次之遠近享祀之先後禮意固有

秩秩不可亂者若謂不爾三千曲禮莫非謹於細微
者是甚義理禮曰君臣父子非禮不定夫禮一箇序
尋常小節亦不可少愆况此學宮以明倫爲主其禮
尤嚴今一座之中父卑而子尊非所以正人之大倫
凡爲人子者萬非所堪而謂大賢而安之乎然則事
之以非禮之禮非所以尊賢之道其未安孰甚焉且
偶坐不辭此是見同等不起之類非謂雖丈者亦可
與偶坐長幼之序不可亂父子之倫如之何其廢也
抑以今日序齒之義推以上之亦可以處此矣抑爲
子移奉固爲未安惟其變而通之者自是較輕重不

得己也非謂輕者元無義理也夫如是尊道之義父子之倫並行而不相悖則雖使爲父者有知亦當安於義理之所安而已豈可拘泥於輕者以廢其重也以此推之不得不以別廟祀之者正如聖時所論更不思得他恰好道理此 明朝之所以然否大抵啓聖廟之立未有考據而竊以孔孟程朱之功德之存於天下後世者觀之其報施之道當無所不用其極推之以及其所自出豈曰非是 明朝之所以立廟因配以顏曾氏之類是大煞商度酌中而處之者也然未有程朱之所論定則固難創開惟此義理乃程

朱之發明出來者推其所以發明者行之是善學程朱者若使義理明白則何必拘於定論之有無哉况有可附於從周之義者哉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第此箇義理自非精於義者何以無疑况如諸先達在焉尤何以妄有論說亦須博詢於此而行之甚善也如何如何僭易及此惶恐之至

答閔大受

戊甲

南來之日就辭固素願也自有不得容與取便者悵恨之私久而不能釋也意外伏承遠賜垂問何感如之因審殘暑未收台候動止萬福尤慰鄙悰第切味

耶者集 卷四
來教所以惓惓者甚至自顧陋劣何以得此然區區
獲私於門下者蓋今半世矣未嘗一獻其愚以酬知
遇之義則辜負之罪無所逃焉用以自愧方今大則
冠裳倒置民彝未立小則朋比離析國勢危急天怒
民怨莫有底止以台兄試觀今日之勢以爲如何耶
君子不在其位則已一日在其位則當盡一日之責
與其顛沛而莫知所濟曷若汲汲焉致力於未極之
間以圖暫安乎雖然求其圖回之術者不在於他在
於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正使君心一正則綱紀自
振國勢奠安陽長陰消正道昭著所以內修外攘明

天理正名分者夫豈外是而能哉夫如是則台兄平
日畏義尊道之心庶不虛負而願忠效節之志爲無
憾矣其與好名掠美徒以保位爲心者何可比量而
論哉更願門下於此審察而亟圖之惟義所在豈容
計較成敗事貴隨時安可先獲近效只是一心循國
博訪而精擇能使天下之人不遺其善天下之事必
審其幾其事業光大不止於了得一世事而已若然
者台兄之馨德偉烈可以永垂竹帛而如我疲癯雖
使趨走門墻受進退之命亦所甘心而有榮耀矣狂
妄之甚畧布腹心極知犯分無任悚仄右相終無應

命意否其所遭遇與素定者却遠恐終不得不一來
如何如何眩顛書不楷正並乞恕監

答閔大受

庚戌

自聞台監遭重憾更擬俾候動止而未及矣意外伏
承隕惠清札勤問殘病甚荷台慈無任感戢傳惠藥
裏已足珍謝而又有圖靈劑永拯疲瘵之意此義甚
盛何敢當也因念非徒積痼餘生蘇起膏盲有久視
之望推是心也方今億萬生靈在漏船上者台監之
所以思可濟之良圖俾不至於胥溺者其必汲汲矣
區區祈望之私詎可量也之濂昧於攝理半世抱痼

而竊聞醫國之道與醫人無異請就此而畧論焉夫
人之五臟六腑無不受病真元既脫寒熱交作攻其
熱則寒乘治其虛則熱反復作于斯時也醫者以爲
技窮却視而莫知下手則其可謂有挽回之望哉此
殊不知病有標本治有補瀉苟能究本而對藥則標
不足治施補而兼瀉則邪不足祛然必機括熟佐使
精緩急輕重之宜有不失乎毫釐之間然後庶可救
矣非如華扁湔腸滌腑之妙何可幾及然華扁妙術
猝不可得則彼孝子慈孫者以爲置之無可爲而不
究可治之道歟抑至誠求治叅合衆論靡不用極以

幸其萬一乎嗚呼以管窺之今之國事其亦類此乎自四肢百體以至於一毛一髮之微無不受病真元之已脫矣寒熱之交攻不可已而所謂華扁之妙不可得矣如有孝子慈孫者其可忍置之無可爲而不究可治之道歟如不爾則必有其說矣傳曰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程子曰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生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者分明是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可通精神一剷何事不成用此之道論今之事則殆庶幾乎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言何謂也

豈非以天下感應之理捷於影響然則治病不效爲昧乎本也爲政不立爲未領其要也本領未究爲不用誠也誠心理會本領旣舉而事不遂功不立者蓋未之聞也之濂病抱幽憂積有感憤於中者不覺興言及此言雖粗淺其指則約非故爲夸大之言以眩人而實遠理也不審明公以爲如何竊聞將欲復歸峽中第下則八路大飢民命近止上則朝無恃賴主憂方切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進退之幾不可不察明公其亦念之無由承教徒勤瞻注不宣

與閔大受

自隋還伏聞仙舟過我衡門且有名勝同會依稀有
李郭之風致適此乖張未獲迎拜竊自悵慨久而不
能已也即日霜重伏惟暫就郊扉台候萬福似聞
召旨荐降前書畧及進退之義蓋言其大致猶未及
乎措義之精大抵物情時勢在自家斟酌更須入思
雖不至於決歸亦復慎其行止使人無所議焉甚大
望也門下以清名直道見推士類其不可自缺者不
徒爲一身計耳前奉台教謂未見有至誠明識可以
當此者此則誠然矣然人材亦不可以一槩論天生
一代人材自足了一世事朱子之言信不我欺則惟

在上之人求之得其道耳我之好之者未篤求之者
未盡其道而然耶嘗觀朱子與劉共父書其論訪問
人材者反復數百言而至訓要旨爲不易之道其曰
權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
則嚮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
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者嗚呼其無以加此矣而其必爲任事者之所可法
審矣竊想明公亦已孰玩而深體矣然則恐明公所
患不在人材之難而在求之之難在佩服前烈之遺
訓勉勉循循期臻乎斯之難而不在于乎求之之道有

所未明之難也抑又論之蓋深喻乎三綱五常之義則其所以行乎君臣父子之間致缺致死者自無所不用其極克察乎義理公私之分則其所以措諸應事接物之際明理燭幾者將無所不至夫是道也雖不可易言亦不可一日離焉而以爲道也反身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正謂此也由是而言或出或處惟義所在苟可以安於本心豈較其成敗利鈍哉外此則不過爲計功謀利之私便文自營之說何足與論明誠之道乎朱子作韋齋行狀有曰士溺於俗學而不明乎君臣之

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缺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斯誠古今之通患豈非用人者之所當戒乎妄陳鄙見不審以爲如何仰矚明公貞諒之節素著清介之操彌堅扶大義以正人心持清議以遏橫流朝野望之屹然若頽波之砥柱然則當今之世濟屯興衰成尊主庇民之功者舍明公其誰哉然竊以愚見明公於當世之務講之不爲不熟而猶有所未缺好善之德推之不爲不恢而猶有所未達者誠願明公反求體察猶恐失之叅合衆論益講治道不

恥下問勤攻已闕則四方之人咸欲出於明公之門而樂告之矣其德業之光大事功之偉烈將駸駸乎古之良輔豈若自任聰明好行小知揆揆於事爲之末而實昧乎深遠之圖者比哉猥恃知獎僭論及此明公其亦恕而察之愚又竊以爲天下之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綱要所謂大根本者何也天下之事無一不本於君心則君心之非不可不先格也然非廣招賢士萃于朝廷之上則其何免乎衆楚十寒之患哉至如復雪之義天地之大經不可一日忘而自強然後觀時量力可施外攘之策則固結人

心制治兵食正名之先務也朝廷出治之源不可不清而同寅然後政令之行始無壅滯之患則公聽並觀保合士類立政之先務也苟立其本提掇綱要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不然者是奚異乎腹心蠱壞而望枝葉之先茂乎凡此數者旣修則己如曰未也豈非明公今日之責乎昔者孟子聞樂正子之爲政而有好善優於天下之言朱子眷眷乎汪陳諸公而責以格君之道者甚切豈故欲勉勵爲如此之論以試之耶以其有爲則灼有可行之理而誠心望之如之濂者固不足道明公之所以自期待者則豈特在數

公之列哉濂孤賤癯廢分甘丘壑本無當世之念顧何^缺犯分之言蓋嘗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而粗有聞矣自念漆室之憂^缺秉彝人倫之道終不可廢故不揆愚庸復爲明公一言之明公如不以人而廢言則不勝幸甚語不知裁無任忝怔之至

答閔大受

伏承台復教意諄切所以開納之者幾乎不逆有以見好問察邇之德殆非人之所能及也幸甚幸甚昨聞京奇極可驚駭人心世道漸至於此爲之何哉然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究其作奸犯科無所

不至之由則其必有所言者矣台監其亦不察乎夫洪水之至勢將滔天則其可捧抔土而塞孟門乎必須開鑿利導之然後其勢自殺矣是故易之大畜六五豶豕之牙正謂此也傳曰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知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今日世道非法此竊以爲不可挽回也此雖數語所推者廣因書及此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多少未能盡裁

與閔大受

近頗不聞動靜不審台候何似去就何以爲計想裁

耶菴集 卷四
度得宜有素定也然仄聞五疏未準請更難冒辭將未免入都否竊念台兄出處與山野之人自別雖無實職兼帶莫非國家重任而不得辭焉則安能一向退處不進乎以鄙意入都後更以難冒之意詳陳更辭似或穩當蓋以當初無以此請罪之舉而自終始不許屢辭已見 聖眷所在何至必辭乎蓋台兄今日之勢前無可去之義後有難進之嫌其間必須斟酌商量毋使前後殊觀庶乎可矣夫如是則進退辭受各有所據進不爲苟冒退不爲逋慢矣台兄出處有所關繫故茲用獻愚幸細思如何節當收斂

淫雨越月昏霧晝塞已極可恠而八路飢饉民命近止畎畝之憂亦不勝言况台兄職是賑恤以朱子單車就道之意觀之恐不可遲疑其行也之濂半世抱痼生理窮空至於年前盡室南遷以求食而堪忍困苦隨分支吾寔至今歲百口將不保其性命况欲安坐究竟多少不理之舊書其可得乎使古人遇此不知何所處也春丈聞上來隋城無僕使未及致問聞今已南還然否有便附傳此書至望適因便敬申起居不宣

與閔大受

辛亥

書

伏惟卽日台候萬福之濂竊有愚悃仰瀆高明惟執事察之之濂聞城中就賑之民死者殆十之六七僵尸載路達於四郊此非特飢困暴露易致病敗衆聚氣蒸疾疫大行互相浸染以致如此欲其生而反歸於死誠可愍惻是以昔富鄭公之賑民也使民散處任便者以此今已無及姑舍此而言他夫爲今之計惟有一策或可救急嘗考本草松葉安五臟不饑延年仙經服餌爲第一品古今方論亦爲救荒妙法及試諸人必有奇捷之效至若釋禪辟穀者流無不藉是以行其術灼然可見蓋非惟守中不飢又能耐寒

暑也今乃出令曉諭飢民使人人自備松葉末幾許每以數合和粥服之或間作菽末調和視松葉五分之一以防腸澁日以爲式其委倦不能備者自官辦給如此則服者非徒厚其腸胃體氣強緊採取之際勞其四體氣血宣暢無委帖壅闕之患矣昔人有以厚朴炒豆開飢民胃口者苟有可濟當無所不究其極况此至簡而且效者乎台監其亦試之哉且限五月初旬停賑矣自上特加五日云真盛德事也然今年春雨太多地力粘着而中間久旱焦乾不能利長麥苗雖熟決知其無實矣且折旬所種幾盡春

牟而早者當收於念後均熟似在於晦間今忽停賑則彼恃粥爲命之民時日之間舉將轉乎溝壑其可忍乎鄙意則至十五日方收乾資至二十五日始停賑粥庶乎可矣然此特論目前之急矣又有甚於此者雖豐歲麥若不登則六七月之際民有飢色今春則無牛且乏種食耕者旣視古僅三之二而且不實耕者尙患難保安能及於不耕者乎抑人誰無父母親戚其勢不得不分則是耕與不耕俱至困矣秋前尙遠生理頓蹙當此之時未知朝家將何術而濟之耶夫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不審門下以爲如何近來飢饉疾疫死者無筭八路之民亦不在此限下民之崩喪塗炭雖壬辰兵禍之慘抑何加焉究厥所由豈可勝道者然今日之勢實有燃眉之急其機正在吸噏之間夫有得失於思慮之間而辦死生於萬民之衆顧可忽哉如其不然而事或蹉跌則聖上體下勤恤之心台監爲國盡瘁之誠並歸於一簣之虧矣雖悔何追夫同室之鬪尙可以救况目見元元盡就殄滅而但自袖手立視則無乃近於不仁乎使古人當之必有用意處矣之濂雖乏劉公救飢之錢茲敢疾呼而一言之門

下更加審擇則千萬幸甚力疾草此言不盡意

與閔大受

伏惟卽日台候清裕之濂瘠廢餘喘分甘貧賤不敢有干祿之計只緣遭此大侵實患窮空欲丐竊祠祿而未得矣不意台監先獲而圖之甚謝甚謝暫入都城聞見無非傷慘康衢閭井頓覺人物蕭條如經兵燹而卽今四野之民舉已阡危死亾相繼農家拋鋤夏畦無人若不及此時亟發以救則將來秋事斷然無望以此觀之億萬黎元生死之機正在呼吸之間不審台監何以爲計論者必曰國儲已罄更無可爲

竊聞軍監所儲太有四萬餘石雖給歲幣之價餘數必多且曾運管餉米摠五萬石雖已費於賑政尙多留在合今米太撥出數三萬石庶可救得一半不至於民無子遺矣若曰爲經費儲者不可竭用則有不然者聞關西管餉之穀昨年收捧摠七十萬石本道支用外計留庫之數亦必不尠雖未知穀數定見幾何而及時取運其半以補經費之闕可以優於前運之數非所患也如此不獨救農時目前之急亦爲秋前不虞之備矣但人必以爲莫重軍需不可動搖試看今日之勢百尺竿頭又進一步夫保民然後國存

耳齋集 卷四
國存然後方施扞禦之策其先後緩急不足辨也况
今雖曰儲蓄已盡誠使上下悉心精究如救焚拯溺
尚可有濟如更取考各司財用量其出入多寡之數
審乎輕重緊慢之分傾倒斟酌而節縮之則豈無容
手之地哉只是泄泄沓沓坐而待盡而已奈何奈何
噫國運艱厄歲凶荐臻哀我生靈將就殄滅雖云天
數實關人事若使正言何可勝旣然且憂之不豫不
能遍救旣往已矣惟是切近之灾猶可及圖夫圻內
國之根本根本先壞尙何所恃心腹四大本自接屬
國命民命間不容髮失今不救後莫收拾此理至明

非難逆觀其勢顧不汲汲矣乎言念于此令人痛心
不聊復進瞽見如此台監如不以鄙言爲不可則須
力陳利害反復切至期回 天聽轉危圖存如其未
然事無可爲天實爲之非人力之所及爲之何哉且
聞龍山賑民自初置定數餘外雖匍匐至門而求食
者並不與焉之濂切以爲不然夫同是赤子而若有
厚薄於其間則愚未知是甚義理此雖因國用難繼
爲此不得已也國家愛民惟一視盡心而已安能保
其後而有所取舍哉執事以爲如何松葉救荒治瘼
莫切於此聞朝臣已有言者以此行會八道着實舉

取者集 卷四
行則亦爲救民之一策矣前書所稟多蒙採納感哉
實深第其時久未賜覆固知非出於傲惰也然昔陶
侃鎮荊州數千里而遠近書疏無不手答筆翰如流
門無停客夫如是故能叅進衆言剖決衆事而所以
功業偉然况人之處事有片言而決者必與詳審而
後定者與夫緩而不及事者明公於此更加察焉仰
矚明公際此板蕩盡瘁邦家忠勞備至自春至今不
遑啓處想應神勞愷悌保無他虞竊願門下加衛節
攝務惜神用於其應事之際要攬綱領不及細務則
非特疏通簡約不煩而事行自然志慮安定不爲累

物而損氣矣千萬至禱至禱憂懣之積撥病草此語
無倫序不能究析惟在高明默會而恕諒也不宣

與閔大受

伏惟卽辰台候萬福自聞台監擢長西銓 寵光優
異殊切自慰欲修賀於門下而未能矣然責隨位加
義與時行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四面之責將不得辭
焉是則尤爲冀望之深者也之濂才自齋所還往來
之路白骨朽尸臭薰擁流漂轉徒氣息將盡者偃
僂相望至如離絕父子棄捐妻兒人理之變蔑以加
此每一見之令人痛心疾首有尙寐無聰之歎也卽

取菴集 卷四
今早穀已登而民困若此所以然者上失其政民不料生窮弊已甚一朝罹此而分崩離析莫有底止夫一夫不獲其所若撻于市聖賢之心也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衰中谷之詩也今日之勢不止爲一夫失所不特爲周末之衰亂而已則邦本之顛覆已可知矣胥溺之憂爲如何哉然常人之於憂樂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小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今顛連之民暴尸四郊已至經年則無恠乎聽之者以爲尋常而若處宴安也若君子之情則豈其然哉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猶深使古人當之其

哀矜惻怛用心之汲汲不啻倍蓰矣前教人材財用之說愚固已發其端矣然台兄虛心求益不耻下問之實真如古人之盛則其抱奇謀長策爲經國之手者亦當樂爲之盡言况如病劣忝在下風苟有一分可效者亦何能後於人哉但若無所大益而徒前有出位之嫌後取輕言之譏則亦何能每事瀆撓也哉不審以爲如何敢伸起居兼布下懷惟冀台恕察

與閔大受

壬子

弱不制強兵家之常數實則乘虛理氣之自然故自古召敵致兵不專在於積釁構隙多是出於乘其機

因其勢而已方今我國荐困於飢疫之灾以至生民糜爛疆內虛耗彼無不調知則闖然生侮我服我之心安可謂必無也至若構釁則雖未若有大段者要我以難從之請不得則手刃我人搶突官府焚烈所館縱行閭閻中言館會限死未乃侮脅王使踰越約束無所不至無我之心到此極矣此不可謂無構釁也夫羈縻制禦之道惟在約束越此大閑已是大亂之道而非徒不能引義禁抑反自卑屈供給以重恥辱設使保無他虞已不可以爲國况如此而不致患者未之有也由此言之使倭奴之情初出於嘗試因

此益輕便生謀我之心未可知也可勝痛哉又移館一事無甚利害通商易貨其來已久而到今固請若此非故自生釁而何哉自古夷狄生釁何患無辭如契丹之請割河朔初何有漸若非富公之一言足以制服其心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至若乍倨乍屈或出或入是用其機詐一以揣我短長試我虛實一以變亂蹤跡無使摸捉橫暴滅没引月經歲一朝乘我無備萬艘齊泊則烏嶺以東有席捲之勢其何以禦之如搬運家材尤涉狡詐渠本一向責我何勞致此只是示我奠居不動之情固我傾信不疑之心皆瞞我

無謀幸我不意也自數三年來東南風經冬不休冬
暖如春草木甲拆天時之變常已極夫兵戈所指氣
應先至此恐南賊猖獗之兆也其餘灾異皆係兵象
夫理勢既如此參之情跡灾孽又如此閭巷聚談莫
不爲懼 朝廷應變之策急於追亡救焚而不以爲
意者何也此深所未喻者也今之人材不及壬辰遠
矣則雖有粟谷之時務重峰之先見未必入矣然區
區淺見不敢自外於門下幸乞更加深思如以爲不
然開示明白以解坐井之惑也

與閔大受

癸丑

自西還後擬一附候且道癯殘動定之狀而病冗纏
汨一切放倒人事無緣討便徒自媿歎昨者竊聞仙
棹移住石室令人驚慰無任馳情卽日秋晴伏惟台
候萬福因念門下屢辭 朝命優遊就閒殆已經歲
矣非但於一進一退之間所以擇義而自勵者不容
有所小差其必以爲及此退閒究考書史涵養性靈
益求吾之所未至爲他日發揮事業之本遂乃大肆
力於斯而得無味之味有欲罷而不能者矣然則歲
月之間日就月將其於心術義理之辨古今治亂之
幾尤有所瞭然於胸中矣自此可占明公之義理日

取者集 卷四
益精明事業日益光大矣區區不勝賀祝之至之濂
還棲江寓粗保殘喘而添患水土之症種種作苦兒
子之病亦貼危厲悶惱如何聞充爺方來次覽寺想
歷拜從容其去就何以爲計耶幸乞示破舊疾轉痼
自覺視聽頓衰書疏往復亦難自力而於門下向往
特深撥病草此敢伸起居無由拜展第切瞻注不宣
竊想明公及此退閒處靜之日留心講討未知方
讀何書耶之濂於年前沙村邂逅時屢以朱子封
事奏劄爲明公誦之其尚記得否夫聖賢千言萬
語何莫非切要苟不精擇求之泛博竟何得力如

朱子封事則非但爲經國之大法格君之至論辭
約義博體用全備應時合變理事俱該先後本末
之序俱揭昭著又叅之時義絕類今日誠能講明
體行一於此受用則提綱挈領簡易疎通內而修
身外而從政無所往而不達其義理之正功業之
盛豈與蹈例循常拘拘於事務之末察察於耳目
之明者同日道哉其書又不過消了旬月工夫不
難讀也明公不欲留意世務則已今日之責不止
但已則安能以爲非其已任而不究所以行之之
術哉明公第試用力於斯歷攷古今章疏其所以

爲治道之指南建天地亘萬古而不悖者莫此書
若也要從今循簡約工程做上去以不負君民之
責不虛生一世者都在此中也世之人平時坐談
自謂篤信聖賢及其立身從政則將古人規模便
作迂濶之空言只是從吾所好教玉人雕琢而已
若是者何有於篤信哉嘗竊矚明公尊道畏義不
以富貴累其心僭妄獻愚不審明公以爲如何

